



胡雪岩外传

富商的奢华生活史

大桥式羽 原著

发财秘诀

许桓 辑撰

晚清商场『厚黑学』

吴沃尧 原著

第三册

中国历代商人白话小说

胡雪岩外传

富商的奢华生活史

大桥式羽 原著

许桓 辑撰

发财秘诀

晚清商场『厚黑学』

吴沃尧 原著

许桓 辑撰

中国书店

目 录

胡雪岩外传	1
第一回 精测绘湖山入画 托寓言月夜逢仙	3
第二回 借衣冠热中魏实甫 望门墙冷窥胡雪岩	8
第三回 入芝园初仰丰仪 做工程严除弊窦	12
第四回 乘兴踏月访佳人 把酒对花谈故事	17
第五回 八万金落成大假山 十六院标题新匾额	21
第六回 造镜槛艳夺乌铜屏 缠莲铭春在红芸院	28
第七回 睡鸭炉求沽得善价 走马楼分派住诸姨	35
第八回 德律风传儿女话 侵晨雪请高堂安	41
第九回 掷果误投怀王爷涎脸 看花齐拍手公子开心	50
第十回 摆体面连朝奉差委 剃眉毛拼命来哄堂	56
第十一回 做生日云栖设坛 发死昏佛龛看戏	64
第十二回 发寒热香官逝世 惊炎凉左爵赉书	70

发财秘诀.....77

第一回 辟香港通商初发达 卖料泡穷汉得奇逢 79

第二回 察嗜好货郎逐利 发储藏夫妇秤金 87

第三回 开店铺广交亡命 充汉奸再发洋财 95

第四回 区牧蕃初登写字楼 陶庆云引见咸水妹 103

第五回 学洋话陶庆云著书 犯乡例花雪畦追月 111

第六回 五木无灵少爷卖猪仔 一条妙计财主仗洋人 ... 118

第七回 洋奴得意别有原因 土老赴席许多笑话 125

第八回 花雪畦领略狠心法 杭森娘演说发财人 134

第九回 世态炎凉寸心生变幻 荣枯得失数语决机关 ... 142

第十回 舒云旃历举得意人 知微子喝破发财诀 149

胡雪岩外传

第一回 精测绘湖山入画 托寓言月夜逢仙

中国富饶之地，除粤东外，当推江、浙两省。而浙江又较江苏加胜一筹。西湖濯秀，代出奇士，甲第连云，人物隽雅，洵称第一。豪华之家，往往食客数百，不少孟尝君其人。

同治间有一位名士，姓尹名芝，乃湖北人氏。学问渊博，三通六艺，无不精晓。曾为京师某王爷门下清客。凡王治园辟地，山林花鸟，皆是他一手布置，精巧绝伦。因此名重天下。

这回因浙江一位富室聘请，来杭改造一座大园。那园本来是这位富翁新造的，因不合意，须得重新拆造。他便一面雇工，命将所有新造亭台尽行拆去，自己一面先绘起图来。费了许多心血，绘了四五种图式，终合不得这位富翁心愿。

他也便搜索穷了，心想：“浙江的人口口只称赏西湖为天下第一名胜，到底西湖的胜处却在哪儿？”有人说，是西湖名胜之区虽指不胜屈，但山林奇郁，总要算飞来峰为第一个胜景。

尹芝听得此说，暗暗点首，即日便带了家僮，袱被买舟，直

抵飞来峰，借云林寺暂时安榻。每日向前山后洞，搜奇探胜。至晚回寺，便参以心境，绘成一片奇山怪壑的图样，心里颇为得意。

这夜，月色大明，心里没事，觉得雅兴勃发，便呼家僮尹儿去向三天竺沽一壶酒来，自己却抱着琴，径先往冷泉亭上来。凭栏小坐，把琴横在膝上，先呷口酒，便和准冰弦，鼓起《广陵散》派头的一曲流水来。

刚弹了两段，忽闻亭外有人咳嗽。停琴看时，却是一位白衣老叟，曳杖而来，飘飘然有如神仙态度。看他径走入亭来，与自己似曾相识的，笑道：“尹先生连日辛苦了么？”尹芝忙推琴起立道：“也没什么。敢问老丈尊姓？”那老者道：“我姓袁。先生不知道么？”尹芝唯唯，便也不好多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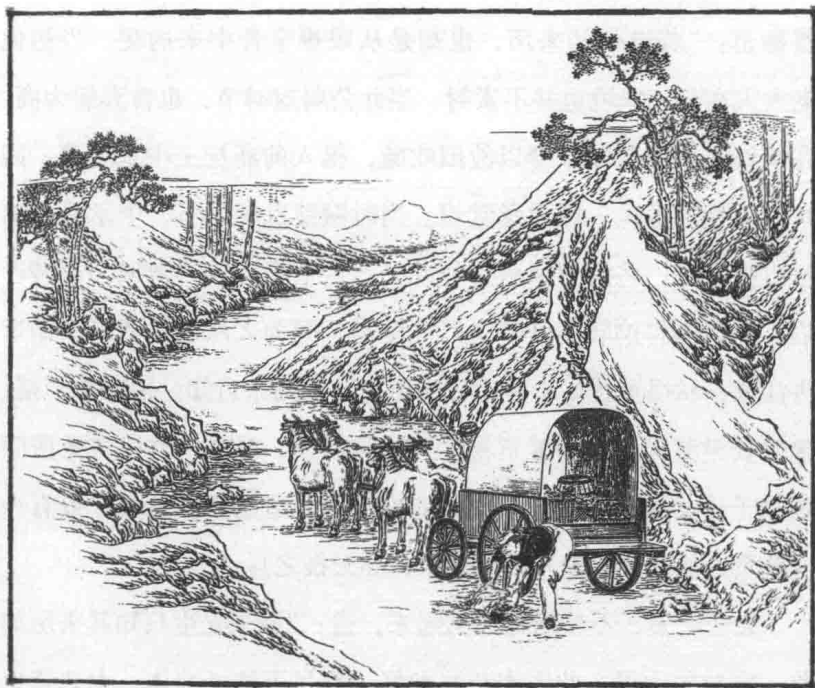
那袁公道：“连日见先生在此山前山后测量形势，闻说是替某富室治一园亭，意欲仿此，凿石为山。可有此意么？”尹芝道：“是。”袁公笑道：“但不知这位富翁是哪样一类人物？”尹芝道：“老先生难道不知道么？如今普天下的富绅巨室，都赛他不过。况当今圣眷正隆，荣贵无匹。若讲起他的姓氏来，连孺子妇人都都知道的。”

袁公笑道：“这人到底姓甚名谁，便有这等势耀？”尹芝伸一个指头道：“便是胡君雪岩。当日国家收还伊犁，俄人多方狡展，关内外防营需饷孔殷，协借迫不及待。旋又议给伊犁守费，饷力愈难。而山右陕豫各省却当荒旱，西征之饷几难为继。三次均经胡公一手措借华洋商款，至千二百五十余万之多。当蒙圣恩予以极品，赐黄马褂入朝。此外，钱江义渡难民局，指不胜屈。凡浙

江最大的善举，不是他为首倡，也是他为协助，由是名噪天下。人皆以胡君可信，以金贵交代收储，动以万计。迄今凡十有八省，各省皆设有金银等号。使石崇、邓通尚在，想亦无过于彼。”

袁公笑道：“原来就是此人！但先生可知道他的来历？”尹芝蹙额道：“若讲他的来历，也却是从艰难辛苦中来的呢。当初他老大人任日，家境也并不素封。当此公弱冠时节，也曾弃儒为商，在某钱铺学徒数年。继以故旧吹嘘，得入前浙抚王中丞之幕。因其为人有古道风，得中丞赏识。当时贼匪乱临城下，中丞早拚捐躯以报君民，将细累家事重托此公。诿适奉运饷差遣回，而城已陷。胡君遂将饷转运江苏，以济急需。嗣为人所诬，谓以浙饷运售江苏，私得重价。于是逻者四出，君固尚未自知。适四边不靖，遂挟资遨游国外，聊复贸易。后贼兵溃散，时难中官民苦无所归者以千计。君独力开发火轮，四方接渡，造德亦匪鲜浅。致有今之荣贵，使其老母妻儿得共安乐，亦天报之耳。”

袁公听罢，不禁呵呵大笑起来，道：“原来先生只知其来历如此。实对先生讲，此人本与我契好，但目下移气养体，大非昔比了。土木经年，宅第埒于王侯。朝野风气未开，人事尚难与天道争胜。且此老立于商战之世，素来不明商学，全靠这些天生的宿根，动要与外人争衡。窃恐骄奢事小，顽锢祸大，逃不过盛极必衰的道理，冰消瓦解，便在指顾之间。先生却不知棒喝醒他，还要替他治这园亭。先生休矣！”尹芝听说，不禁愕然道：“老丈虽如此说，只是他正在热中时候，怎能瞥地将冷水浇醒他呢？”



袁公笑道：“既先生不信，且看后日罢了。”说罢，便曳杖欲行。尹芝忙一把扯住道：“依老丈说，当如何？”袁公道：“呸！你等同在黄粱未熟时，还问我什么？”言罢狂笑一声，竟化为白猿而去。

尹芝不觉愣呆了半天。适尹儿沽了酒到来，才定一定神。打四下一看，只见明月在天，林影满地，四山无人，瀑雷自吼。回忆前境前言，犹在耳目。

其时夜已过半，远听寺钟已打百八。恐再遇着山魑木客，便抱琴携酒，趲回僧舍。坐下细想一番，不禁奋起道：“罢，罢，既不能当热中下一冷语，不如退休，免后人讥笑。我明日就此起身，还做我的王侯清客去的干净。”又想到：“我已叫他把以前所造亭台拆毁了，如今我不替监造起来，可也没得这理。”想着，便又进退两难起来。忽想到了道：“有了。我昔年在此曾有一位好友，姓魏字实甫，住在湖墅。他也是胸中有丘壑的，工于营造布置，何不就荐他去了此一事，岂不甚好？”

主意定了。次早起来，便叫尹儿收拾起琴樽书剑，竟先回到城中元宝街胡府，见了雪岩，先将绘图呈上。雪岩看了大喜，说：“果然能照此造成，真是移湖山大观于几席间矣。”言次，尹芝便托辞须回乡探问母病，只索走遭。此间图样既成，只需一监造之人，亦无大关键。因把魏实甫保荐了上去。

雪岩苦留不住，只得允如所请。款留一日，当晚大排筵宴。即请尹芝缮写一帖，飞骑前去请魏实甫来。因此一番，有分教：食客三千门下满，金钗十二书中看。

第二回 借衣冠热中魏实甫 望门墙冷窥胡雪岩

却说胡府家人接了请魏实甫的帖子，趁着斜阳未下，飞马赶出武林门。到了湖墅，好不容易找到魏家门子，便一片声喊“接帖”进去。直到了一所小小厅上，也不见一人。喊了好半日，才见走出一人来，年纪四十上下，一张削刮脸儿，两片短须，滴溜溜一双眼睛。见来的家人是戴着红缨帽子，仿佛官差形景，当是什么包揽词讼的案件发了，忙问：“什么事？什么事？”那家人道：“我们大人差来请你们老爷的，快进去通报。”那人道：“慢呢，既是来请的，该有帖子。知道是哪一位大人呢？”那家人听说，便把帽子摘下来，向帽笼里取出帖子，递与他看。

那人接来一看，见是尹芝的一张条子，并胡雪岩请吃酒的帖子，心里放下了一半。因道：“你们大人请酒，可有什么事件么？”那家人不耐烦道：“你知道什么！你进去回你老爷去就是了。”那人道：“慢呢！我知道什么事？该送封礼儿不送呢？”那家人性急不过，只得说道：“是请你们爷去商量监造园子的。罢了

么？”那人点点首道：“这个哦，晓得了。你先去替回一声，就来。”那家人定要他进去回了出来。那人不禁笑起来，指着帖子封签儿上，又指指自己鼻子道：“这魏大老爷即实甫的便是我，你叫我还回谁去？”那家人听说，便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那么就请过来，家大人等着呢！”说毕，便出门上马自去。

魏实甫见他去了，便一手擎着帖子狂笑进去，找着他母亲、妻子道：“可想不到么？胡大先生来请我去造园子呢！想不到，想不到！”他母亲陆氏早嘻开了嘴，连心花儿都开了，讲不出话来。他妻子宋氏，小名纯翠，赶着问道：“胡大先生是谁？你去替他造园子，你又不是泥水木匠，你有什么好处呢？”魏实甫笑道：“好嘛，连胡雪岩胡大先生胡大人也不知道。亏你，亏你！那好处多呢。他家里有的，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只要巴结得上，便要他些来家里做假山子堆，他也肯的，你们还愁少了什么？快去把衣裳换上那套出门穿的绸子的，不要把这粗布衣服给人看见，知道我魏大老爷的宅眷，伤了牌面啊！我的那副袍套呢？快拿来我穿了去呢。”

他母亲见他说得要紧，便去把他一副旧袍套取了出来给他穿。魏实甫接来一看，不禁顿足道：“这样的袍套，怎好穿了到大户人家去？真正要命！往常也不做一件好衣服，这怎么处呢？”他妻子也看不过，道：“怎样处呢？便马上做也来不及吓！现成买去，此刻也没有钱在这里。我看你还是去间壁富户翁莲生那里去借一套来穿罢。他那个倒是簇新新，现甩剪刀的呢。”陆氏道：“只怕

他们不肯借穿呢。”魏实甫道：“你们真正……他不晓得我到胡大先生家去，他要知道，早早送上门来了！”

刚才告知原因，不一刻，果然见翁家的一个丫头叫作轸儿捧了衣服过来，说：“衣服连靴帽，全套都在这里了。”魏实甫接了衣服，正忙着穿戴，也不暇去应她。装束停当，偏生又少了一乘二四大轿。刚要唤轸儿时，却不道已经去了。待劳他母亲借去，又怕她年老了走不快，只得穿着大衣，自己跑出门去。

到了街上，又忽觉跑得不雅相，摆踱了四五步，到了翁家门首，便飞跑进去。顶头撞见了轸儿，拦住道：“大相公跑哪里去？”魏实甫道：“我和你们大爷借乘轿子坐一坐，到胡大先生那里去。”轸儿道：“你站在这里，我替你去回。”魏实甫正在心不是心的时候，一会子轸儿出来道：“回过了。说就叫我们的长班马上抬了去，快些。”

魏实甫喜出望外，又亲自去门房里请了两位长班来，好言央告着抬得快些。那两个轿班想他胡府里荐荐看，所以分外巴结，抬上肩飞也似地进了城，径往大街直上，过望仙桥，向元宝街而来。只见四拐角上真有一只石元宝横嵌在地下，那街道可有四匹马并行，中心凸起，两边低下，也像元宝心的形势。街道上全是青石海漫，两面墙脚石砌有一人多高。一片黑墙，打磨得和镜子一般，人在哪里走都有影子。仰面看那瓦脊，竟要落帽，可有五六丈高，气局实是巍峨。

当不得轿子快，没看旁的，早已到了门首。见对面开着一座

大方井，墙门圈可容得两乘轿子进出，四边石器都雕得极细花样，磨得绢光雪亮。便两扇大门的铰链，也是膏铜浇造成的。进门，见门楼下有许多兵役坐着，看是布政司的号衣。转弯抬入二门，见已有一乘八轿歇在地下。那轿子便也靠着旁边歇了下来。虽有许多管家人等站着，因魏实甫没投帖子，都不来接问。

魏实甫也不及理会。下轿向四下一看，见是七开间一所极宏敞的大厅，正中悬着御赐的匾额。方待看时，猛听背后有人喝问自己的轿班道：“是什么人？把轿子靠到这里来干什么事？”实甫回头看时，一个长干黑须六品顶戴的家人，在那里喝问。后面并站着几个叉腰凸肚的悍役，也装着威势，眼盯着自己的轿夫。那个轿人早吓得口也不敢开，一味子忙着把轿子打退出去。

魏实甫因随机应变，上前陪笑道：“是在下。投帖的家人失跟到来，帖子在他手内，所以在下在此略等一等。既经动问，敢请代回贵上一声，说是承大人唤动的魏某已到，伺候传唤。”那管家打量他一眼道：“魏，什么名字？是什么前程？干谒咱们大人有什么事？才好去回。”魏实甫道：“在下叫魏实甫。前程说来惭愧，是个奉旨钦准南北乡试的监生。并不敢干谒大人，是适奉大人遣差传唤来监造园子的。”那家人便不再问，因回头道：“便去回一声。”那一班子都一齐答应声是，早进去了。一时回出来，高喊一声道：“请！”魏实甫心下突突地跳了两下。那六品顶戴的管家便先在前引导魏实甫进去。因这一番，有分教：尽将珠玉装楼阁，多买珊瑚斫画栏。

第三回 入芝园初仰丰仪 做工程严除弊窦

却说魏实甫跟着那管家进去，转入厅后。见迎面居中朝南一个极大墙门，两边备卫，均有小小的两座石库便门。西面又是一座大墙门，望去里面是一带回廊甬道。东面是一座月洞门，上面榜着“芝园”二字。那管家便从这门进去。

魏实甫跟入看时，见进门一道抄手游廊，迎面有一座短短的花墙挡着。向花墙角上转出，接一座短短的石桥，装着碧瓦栏干，两边扑着两株梅树。过桥便是一座白石露台，上面是一所三开间的四面楼阁，两边缝墙都是太湖石砌成冰纹的。再回头一看，突见一座高楼飞出云际。原来对面是一座怪石的大假山子，可有五丈多高，再盖上一座三层的高楼，所以突目。

待再看时，那管家已向那露台东面绕去。见是接着两带游廊相夹，中间露一线天井，种一株大洋枫树。正是新秋天气，那叶红得十分可爱，遮映着一口六角雕栏的石井。一面一带曲曲的花

墙，那墙洞内及墙上滴水檐，都嵌着彩磁极工细的人物花卉，开着一座长八角式的洞门。入门，只见修竹数竿，绿荫满院。一所朝南的三楹精舍，窗户都是黄杨紫檀坯子的，雕琢极工极细，嵌着五色玻璃，而多蓝色。觉得仿佛置身在潇湘馆中了。那管家只向院门口站住道：“尹老爷客来！”听里面接应了一声，出来一个垂髫小厮，却是尹儿。便向魏实甫道声：“请。”实甫才踏进门去。那管家归自去了。

实甫进得门来，也不暇四顾，但觉静悄悄地没人声。及走入中间，才见尹芝从左首房内笑迎出来。见实甫居然公服，因笑道：“怎么要这样装束来？雪翁先生听说你是着大衣来的，他懒于去换，便服又不便相陪，所以请你在此小坐，更了衣再请过去讲。”实甫刚进门没开一言，便被尹芝说了这一番话，不禁自觉汗颜，早把脸儿涨红了，急道：“那我没带便衣怎么处呢？”尹芝笑道：“不妨，且坐下了。我有着，给你换去。”因命尹儿去房内取出一套罗衣，给他换上。

实甫坐下，尹儿送上茶来。然后各道契阔。寒暄了一会，实甫才觉脸色定了。尹芝方说到正文道：“兄弟此番来，是承雪翁先生嘱。因这园里那座假山叠得太老实些，没有丘壑，那大池又贮不满水，意欲将此园重新拆造。我意思也不须全行拆造。不说别的，便这些花墙、石础、阶砌，做的时候都是千牢万固，用杲浆打住的，拆下来包管坏了没用。不过这山却是没一点空灵奇气。我因此向飞来峰小住多日，把那山前的丘壑缩紧，已绘成一图在